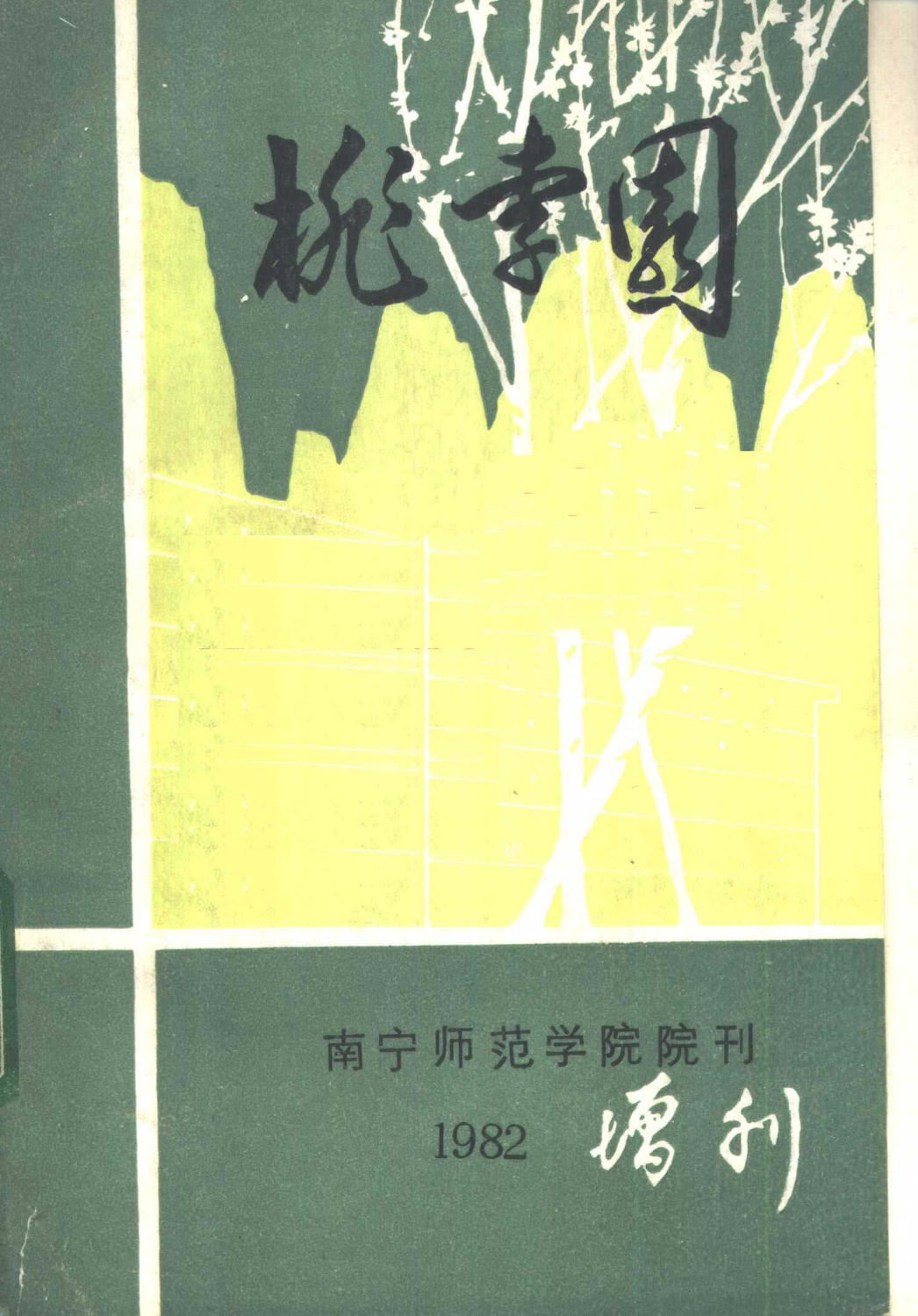




桃李園

南宁师范学院院刊

1982

增刊

序

· 张 国 德 ·

我们的祖国在一场文化洗劫结束后不久，就迅速地进入了社会主义文艺繁荣的新时期。正如胡耀邦同志在党的十二大报告中指出的那样：“我们的教育科学文化工作正在走上正轨并得到一定的发展，呈现出初步的繁荣景象。”回顾过去四年来，我们党对文学艺术事业是非常重视的，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采取了一系列拨乱反正的有力措施，基本上纠正了长期来的“左”倾错误，提出了许多繁荣社会主义文艺的主张，恢复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文艺路线、方针和政策，调动了广大作者的创作积极性。当文艺界出现违反四项基本原则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的时候，党中央又及时召开了思想战线工作座谈会，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倾向及时地开展了实事求是的批评，正确地坚持了两条战线的斗争，使文学艺术及时走向正轨。四年来的实践证明，三中全会以来党领导文艺工作的正确的方针政策，是开创我国文艺事业新局面的根本保证。

实践还使我们认识到，社会主义文艺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则要求文学艺术事业有一个极大的发展，而且一切文化建设都要在共产主义思想指导下进行，我们的文学创作，不但要对物质文明的建设起到推动作用，更要对精神文明的建

设作出应有的贡献，为培育更多的社会成员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劳动者而努力奋斗，为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提神、鼓劲。

我们的文艺事业担负着如此重要的使命，这就决定了我们的文学创作必须反映伟大的共产主义实践中奋发图强，振兴中华的精神力量，必须时刻注意反映生活中的新鲜事物，反映实践中的共产主义因素，要求我们的每一件文学作品，至少应该发出哪怕是一只萤火虫般的光和热，我们要把那些分散的、零星的点点光斑，聚积为振兴中华的万丈光芒，使之发挥出巨大的能量。为此，我们的作者必须在深入生活中，要把主题挖掘得更深刻、更新颖、更动人，把人的心灵剖析得更加透彻，尤其是要满腔热情地去歌颂那些为开创新局面而披荆斩棘的新人、新思想。

在几年的实践中，使我们认识到，文艺也同其他事业一样，有它自身的独特性，并且贵在“推陈出新”，因此，我们必须认真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正确方针。在这个方向性的问题上，我们曾经有过足够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绝不能再犯“左”或右的严重错误，我们提倡的文艺是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文艺。必须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正确执行“双百”方针，在共产主义思想指导下使我们这块园地变成万紫千红，百花争艳的《桃李园》，使下一期的增刊同读者见面时，能够更上一层楼。

我们这块小小的《桃李园》地，服务的对象主要是本院的师生员工，特别是广大的大学生，而当代的大学生又是一支朝气蓬勃富有创造性的队伍。他们之中有多种多样的人才，他们不但热爱自己所学的专业，不畏艰辛，刻苦学习，

勇攀高峰，而且他们之中还有爱好文学艺术的，也有爱好书法、绘画、歌咏以及戏剧等等方面的，他们都可以成为我们这块园地的园丁。为此，《桃李园》的目的就在于推动全院师生员工的文艺爱好者，激发他们的创作热情，为开创社会主义文艺的新局面贡献一份微薄的力量。

正是本着这一愿望，我们开辟了这块园地，希望她能在全院师生员工的积极支持、爱护和关怀下健康地成长、壮大，成为装点我们丰富多彩、美丽绚烂生活的一片绿茵。

目 录

序·····	张国德
--------	-----

小 说

刺梨花开·····	文志强 (1)
有那么一个邻居·····	何 江 (16)
莲莲和荷荷·····	凌 明 (31)
竟自由·····	旭 辉 (55)
五 叔·····	王相民 (71)
阿北哥的婚事·····	李 钊 (81)
我和李促·····	李运宁 (92)
校园新绿·····	高良斌 (99)
山里人·····	陈小建 (110)
全“傻”了·····	张爱中 (115)

散 文

漓江秋游记·····	阿 谋 (118)
艺术之宫·····	罗燕飞 (124)
灵渠揽胜·····	庞俭克 (129)
啊, 米兰·····	马月民 (136)

心灵的歌·····	艾 飞	(141)
太阳花·····	杨道明	(149)
家乡的月柿·····	白 健	(154)
雨·····	榛 榛	(157)
雪花别·····	焦 曼	(159)
玉兰花·····	风 帆	(162)
水夜云轻月自明·····	叶雪刚	(168)
广西风光·····	赵肇明	(172)

诗 歌

北京抒情·····	炎 卿	(181)
小草对我说·····	郑节芬	(184)
校园赞歌·····	华 晔	(186)
命运之曲·····	凌 慧	(187)
园丁颂·····	家 义	(189)
漓江风情·····	向 蜀	(191)

戏 剧

计划生育不犹豫·····	叮 当	(194)
一块香肥皂·····	文 浅	(202)
编后记·····		(220)

刺 梨 花 开

文志强

回来了。偏偏赶在这刺梨花开的时节，踏上了这魂牵梦索的黄桷埡口，青刚百感交加，那憋在心头的懊恼、羞愧愈发浓郁了……

刺梨花开得好红火哟。路旁的刺梨，墨绿的叶子衬着水红的花絮，煞是逗人喜，惹人爱，一蓬蓬的，倒象是红绿相间的绣球，顺着埡口的坡路，直滚入山脚的碧云溪；那溪边的刺梨，沾上了清澈溪水的灵性，愈发叶绿绿，花艳艳的，一团团的，犹如一串镶红嵌绿的玉珠，傍着玉带般的溪水，蜿蜒伸向远处……

刺梨子格花哟路口开，

刺梨子格妹哟望哥来。

花落哟刺梨刺儿落，

妹子哟等哥脚不挪。

啊依哟喂……

哥沙，啥时才转坡？

随着温柔的山风，飘来了这拨人心弦的歌声。青刚不禁抬头望去，只见一个赶牛的女娃子，扬着竹梢子，转上了山坡。她的歌声一落，随后赶来的那个倒骑牛的男娃子，立即唱上了：

四月格刺梨哟花儿开，
花儿格落枝哟哥没来；
八月哟刺梨刺儿落，
果子哟黄透哥解渴。
啊依哟喂……
哥沙，咋个才转坡？

听到这优美的歌子，就想起了那古老的传说，青刚心里涌起一般既酸楚又甜蜜的复杂感情。他望着那纯真的牧童，仿佛看见当年和梨花妹子在一起的情景……神色一恍，他拨弄花瓣的手竟碰着了满刺的枝条，那坚实的刺钩不客气地扎了他。随着这淡淡的疼痛，一种不可名状的滋味袭上心来，青刚愣了愣神，若有所思地抬起了头……

昨天，梨花妹子不告而别离开了他。青刚一急之下，丢下了呕心沥血整理出来的论文资料，乘上夜间的列车，一脚没歇地赶了回来。此时站在垭口，已能遥遥望见白云深处的山寨，他倒不急于赶路了。他要把那隐隐约约察觉的东西捕获住。那东西折腾得他一路好苦哟。他背倚着倾斜的黄桷树身，在青石板上坐了下来。

五月的骄阳尽情地放射着热能，透过叶隙，撒下千百条光柱。青刚象置身在圣光圈中，身上泛起了暖洋洋的快感。他的眼睛由繁花累枝的刺梨蓬移向连绵叠翠的山岭，视线落在那一抹乳白雾气缭绕着的灰褐色的山寨。尽管山寨是那么隐隐约约，他还是看见了那简陋的木屋和院坝前的刺梨蓬，看见了那慈眉善眼的伯母和眼辣嘴快的梨花妹子。十七年前，那场天灾人祸的饥荒，使他和她们结下了不解之缘。

那是一个阴雨天，绵绵的雨丝编织了灰蒙蒙的网幕。他

站在一新一旧的坟包前，嘶哑的嗓子呼唤着长眠地下的爸妈。家里没有一棒包谷了，年仅七岁的娃子，今后的日子怎么过？他哭着，哭着……哭饿了，就往嘴里塞把蕨草根。甘甜生涩的根汁一下肚，肚子愈发咕咕地叫开了，而他就愈发哭得伤心，喊得着力了。

冷雨中，梨花身子畏缩着走到他面前。她望了他一眼，从怀中掏出了两个蕨把耙耙。不知是冷还是饿，她的身子不停地抖瑟着，连说话声也是那样疲软无力；

“青刚哥，莫哭了，你……你吃耙耙……”

他蜡黄的眼睛闪出饥饿的火花，紧紧盯着那在眼前晃动的灰色耙耙。突然，小手飞快地伸了出去，一把夺下那尚有余温的耙耙，就往嘴里塞。嚼着，嚼着，他发觉面黄肌瘦的小梨花眼呆呆地望着他，随着他的一嚼一咽，不时地吞着口水。他一时懵了，手垂了下来，口齿不动了，腮帮子打了个“猴结”。

“吃沙，刚娃子！”

肖伯母走上前，一把将梨花扯到身后，摘下身上的蓑衣，紧紧裹住他抖瑟的身子。她看着他狼吞虎咽地吃着耙耙，凹下的眼眶滚出了两行泪：“莫怕，刚娃子，跟伯母过，有梨花吃的，就饿不着你！”

就这样，他有了个新家。这个新家给他的温暖是言语难以表达的，不过，那一次却给他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记……

夜静更深，他猛然间醒了过来。屋里微弱的灯光和窸窣窸窣的声音，挑动了他的好奇心，他不由地微微地支撑着头，注视起屋里的一切来。

昏暗的油灯照着桌上一卷角票和几叠毫子，也映着那一

老一少两张脸。伯母刚放下一叠毫子，又不放心地拿起，重新数开了。一不小心，一个毫子滚到桌上，发出轻微的响声。梨花伸手就扑，“啪”地一声，手背挨了一掌。梨花委屈地望着母亲，母亲咕咕叽叽地数着钱，竟不理睬她。

“妈，我要新衣服！”梨花摇着母亲的胳膊，嘟着小嘴抱怨起来：“讲过年帮人家缝，现在还不缝？人家好久没穿过新衣服啦！”

母亲没好气地甩开了她的手：“莫吵，这钱要给你青刚哥交学费！”

“妈，我也要上学么！你答应了的，让我今年子上学的呀！”梨花小嘴越嘟越翘了。

母亲举起瓦罐子，使劲摇了摇，最后，失望地放下了罐子，自言自语地说：“还差七角钱。上哪找这七角钱？”她转脸一见梨花小手拨弄着毫子，无名火就上来了：“梨花，你拿了罐子里的钱换糖吃过没有？”

梨花冷不防，唬得小眼睛得直了，她一瞥见母亲板着脸色，慌忙垂下了头，结结巴巴地说：“没……没有呀！你……你那天给我的毫子，我还放……放到罐子里了哩……”

母亲一见她吓成这个模样，心就酸了。她撩起衣角擦去了眼角的泪，手轻轻地抚弄着梨花的头发：“花妹，妈晓得花妹乖得很。家里没得钱，你去读，你青刚哥就没得读。妈……妈明年一定送你读……”

梨花伸出小手，为母亲擦着泪，懂事地说：“妈，你莫哭，我不读，也不要新衣服……”

他赶忙闭上眼。他怕看见额头刻满皱纹的伯母，怕见膝头裸露裤外的梨花。他觉得眼睛辛辣发烫，喉头塞了棉花似

的。他感到内疚，负了债似的。他为自己受不了同学奚落。偷偷拿了瓦罐里的两角钱，买糖去争口困气而哭泣，为她们诚意照着看他，不惜自己辛苦劳累，舍下自己成全他而哭泣。泪水浸湿了枕头，他枕着泪渍进入了梦乡……

青刚揉了揉湿润的眼睛，重新深情地望着家乡的山山水水。高高的青桐岭，静静的碧云溪，宽宽的黄桷碰口……岁月的流逝怎能磨去昔日生活留下的倩影呢？那一切是这么地清晰可见，就象发生在昨天……

黄桷垭口，几位赴考小伙子的身影消失了。他垂下了羡慕的眼睛，心头涌起了一股异样的感觉。若非手扶着碗口粗的青桐树，他真可能支撑不住自己的身子。“我这是咋搞的？真是不知好歹！”他心里骂了自己一句，一转身，挥起柴刀，忘命地砍了起来。

青桐树一棵棵倒了下来，一会工夫，倒下了一大片。他还不住地挥舞着柴刀，连那疾步穿林踏草的声响都没听见。

“你为啥子不去赶考？”

梨花从一人高的茅草丛中钻了出来，两眼睁得浑圆，厉声问道。

他继续挥着刀。一刀下去，手腕粗的树，“咔嚓”一声，倒了下来。

梨花跳过横七竖八的树枝，一手抓住他高举过头的手，火冒三丈地发起威来：“你聋了，还是哑了？你说沙，为啥子不去赶考？”

梨花嘴里喷出的热气灼得他脸发烫，吃惊地抬起头，视线一碰上梨花火辣辣的目光，他慌忙垂下了头。一不留神，握刀的手一松，他“哎哟”一声，蹲了下来。还好，幸亏是

刀背朝下，只砸了个青包。梨花赶忙俯下身子，移开他捂脚的双手，嘴里吹着气，手轻轻地揉着他的痛处。

身挨着身，头碰着碰头。自两人稍大些，从没这么挨得近。梨花蓬松的头发搔得他脖子痒痒的，他只觉得热血往上涌，心扑扑乱跳。他赶快站起身，使劲跺了跺脚。一股疼痛钻心而来，痛得他皱眉闭眼。

“不着了，没伤着啥子！”他用一种不屑一顾的口吻说。

梨花心疼地望了他一眼，又操起了旧话头：“枉自喝了那么多年墨水，连个大学都不敢去考。你是属虎的哩，还是属鼠的？算我瞎了眼，看错了人！”

他一肚子苦衷，苦于没人晓得。这时见梨花东一榔头西一棒子地数落他，他也顾不得钳口了：“妈有病，屋里没个隔夜钱，你叫我……”

梨花一听眼大了，说不出话来。他慌得五爪挠心，拉着梨花又摇又晃。许久，梨花才缓过神来。

“青刚哥，我伤了你的心，你回骂我几句吧！”梨花哽咽地说，溪水般晶莹的眼睛闪动着泪花。

他怔了怔，苦笑着说：“骂你？我该骂自己！枉自是个五尺男子汉，连你们的大恩都不能报万分之一，活在世上都没脸皮！梨花妹子，大学不是我这号子人想的。算了，你也用不着生气。”

“你不想？我还想哩！现在不是那时！”梨花眼中闪出坚定的光，一字一句咬得清楚利索。说完，一转身，飞也似的往山下跑去。

“梨花，你做啥子？”他大声询问。

青桐林中传来了梨花的回声：“我去拿家什，和你一起……砍柴……烧炭……”

冬去春回。这一天，他捧着《入学通知书》，飞也似地从公社赶回。碧云溪边，梨花等着了他。

“你慢点不行吗？见你从垭口跑下来，我的心都悬到天上哩！”梨花娇嗔地瞪了他一眼。

他把《入学通知书》递了过去，讷讷地说：“你哪晓得人家的心？”

“啥子心？”梨花移开贴着脸的《入学通知单》，偏着头问。

他羞于启口，只得顺水推舟：“和你一样。”

“是你考中大学，怎么和我的一样？”

“你等我是为了啥子？我急着赶回又是为了啥子？怎么不是一样？”

“……”

碧云溪水淙淙地流着，清甜的溪水象从他们心田流过；刺梨果儿低低地垂着，金黄的果儿象在他们心中垂着。收获的时节已经来临，只是收割者还摆脱不了昔日的羞涩。他们默默地坐着，让清凉的溪水亲着他们的腿肚，减弱他们的热度。那匆匆的一瞥，搏动了心的跳动，那频频的喘息，交换着爱的心声……

梨花悄悄摸出了那多少个灯下精心刺绣的荷包，偷个空子，往他怀中一丢，飞快地钻进竹林中。浓密的竹丛中，飘来了她悦耳的歌声：

小溪哟有水才有鱼，

妹子哟有哥才有甜。

荷包千针万针绣，

送哥结下百年缘。

他发狂地亲了亲荷包，朝竹林奔去。他一把抓过梨花的手，将摸了千百回的镯子了她戴上，望着梨花绯红的脸颊，歌儿唱出了喉：

山中哟有树才有林，

哥子哟有妹才有甜。

镯子千回百回琢，

送妹订下鸳鸯缘。

唱不完的歌，说不尽的爱，蜜一样甜的日子容易过。转眼，分别的日子就到了。披着霞光，梨花送他到了黄桷埡口。

“青刚哥……”

“梨花妹子……”

梨花绕着刺梨蓬，选那又黄又大的刺梨，摘了一个又一个，塞得他那只绣花布兜满满的。然后，他拿了一个，剥落了刺，咬下了嘴子，递给他，深情地说：“青刚哥，你还记得刺梨妹子的古话么？”

他点了点头。怎么不记得呢？这古老的传说熏陶着他长成人。

传说刺梨是个痴情的妹子变的。在一次赶四月八的庙会上，她与一个英俊的远方哥子相爱了。分别时，他们约定来年蝴蝶踏花时会面。度过了多少个日夜相思的日子，终于看到了蝴蝶踏花。她细心梳妆，头插红花，身着绿衣，捧着盛水的葫芦，来到了路口。可是，一天，又一天……赴约的人总没来。她生怕心爱的人儿错过，连脚都不敢挪，日子；一

久，脚下泥土都起了窝。她知道自己活不久了，就将头上的红花摘下，盖着葫芦口。她怕闲人拿走她为情哥备下的水，就把绣花针扎在葫芦上；她怕闲人碰脏她的绿衣服，就求上天让她身上长满刺，这时，她发现葫芦里的水已干了。她已经没有气力去找水了，她伤心地哭了起来，珍珠般的泪珠滴进了葫芦。就这样，她变成了刺梨……

“我就象刺梨妹子那样等着你！”梨花溪水般晶莹的眼睛含着泪，神色真挚地说。

他难舍难分地恳求：“梨花，你能到学校看我么？”

梨花愣了愣神，咬着白米牙，说：“等刺梨花开，我就去看你！”

他走了，远远地走了。他是幸福的——黄桷埡口有个心地象玉石般纯洁的妹子唱着歌送他上路：

刺梨子格妹哟送哥来，

来年子格会哟四月街，

蝴蝶哟踏花日子到，

妹子哟迎哥路口来。

啊依哟喂……

哥沙，到期快快来！

……

青刚掏出手帕，拭去了眼角的泪，他的心却被昔日的深情打动了。头顶的日头已经西移，盛开的刺梨花在阳光的抚摸下，格外妩媚迷人，而刺梨蓬旁的那兜含羞草，却愈发显得萎靡不振。看着这一幕，他的心“格登”一下子悬了起来，他赶忙将视线跳开含羞草，落在刺梨蓬上。他想起了桌上那束刺梨花，那是梨花带来的……

出外的第一个刺梨花开时节，梨花没有来，来的是夹着几瓣花朵的信和汇款单。第二个时节，又是信和汇款单。第三个时节，正当他翘首等待汇款单时，梨花来了，捧着一束刺梨花来了……

“青刚，有人找你！”

他正躊躇满志地欣赏着记分册上依次排列的“优秀”，这一声喊惊动了。他懒懒地回过了，只见班文娱委员邵萍一脸喜色地望着他。难道是……？他猛然想到前几天投的稿，心头一阵狂喜，顾不得和邵萍寒暄几句，一路小跑，奔出了门。

可是，一跑出教学大楼，他就怔住了。梨花肩背背茛蓂蓂地站在路中央，那一身大红大绿的装束格外刺眼。她来的也不是时候。正撞着课间操，自然成了无数双眼睛捕捉的对象。他站在台阶上，背后传来的窃笑声、叽咕声犹如千百条针芒，刺得他浑身不自在。他心里直发怵，恨不得插翅离开这是非之地。

“啥子不拿，捧宝似的捧着花。我当是啥子宝花哩，一看，中外驰名的‘刺梨花’。噫，活象个花仙……”

“乡下小大姐，打扮得漂漂亮亮，蛮以为能勾了斋学生的魂！……”

迎面而来的两位时髦学生的挖苦，讥消的更撩起了他的不快。“还是赶快些好！”他急着摆脱窘境，只得悻悻走了下去。

梨花一见他，甜甜地喊了声“青刚哥”，急步朝他奔来。她将花往他手中一塞，放下背茛，掏出红鸡蛋，一个劲地往他口袋里塞，嘴里嚷着：“妈惦着你爱吃鸡蛋，煮了成

十个，还说要讨个吉利，非染红了来……”

他觉得身后有千百双眼睛盯住自己，背脊一阵凉。他赶快阻住梨花，下意识地和她拉开一段距离，垂着头问：“妈好么？”

“好哩！新政策一下来，日子红火了好多，妈的病也一天天见轻了。年头我就想来看你，不得空！一点完包谷，我也等不得了！”梨花按捺不住心中的喜悦，眉飞色舞地说。

他见梨花一点也不拘束，眉头就锁起了。他压住心中的不快，淡淡地说：“你坐车累了，先回寝室歇下子了。”

“不累，真的，一点也不累！就是这城太大了，学校很难找。一问人，说是要过‘马’路，坐‘公公’车。这下子，我就没法子罗！上哪找‘马’路，‘公公’车罗？……”梨花想到那阵子急得要哭的样子，憋不住“噗哧”一声笑出声来。

他心头好不恼火，一手拎起背篋就走。

梨花一把夺下背篋，往身后一甩，背在背上。一路走，一路说着，笑着，恨不得打开心扉，把积在心中的忧喜全倾泄出来，哪里注意到他越蹙越紧的眉头。

一回到寝室，梨花就捣咕起她的背篋来，将包谷粃，蕨粃粉数珍宝似地摆了一桌子。他呆坐在一边，看着这些不起价的乡下穷货，心里颇不是滋味，但嘴里却不便说出来。

偏偏这又给他带来了难堪。下课铃一响，同寝室的同学陆续回来了。梨花一见，赶忙捧起包谷粃，一一分发。诨号老大哥的那位，倒是欢天喜地地捧起就咬；另外两个，一见是黄澄澄的包谷粃，就赶忙推托不受。梨花还以为人家是讲客气，硬往他们手中塞。